

## 神的恩典要一一數 ----- 记緬甸短宣之旅 (2012.08.03 - 2012.08.11) 立真

想參加短宣，去外頭看看，這個心願在心中已經醞釀好幾年了。每次聽到短宣的分享，都覺得很受感動，也有一股衝動。可惜的是，家中的狀況，不容我完全放下小孩，自己出行。當大兒子進入中學，而小兒子也漸漸長大，我也覺得應該是時候了的時候，機會便來了。所以今年初，當牧師報告緬甸短宣的機會，我便一股愚勇，沒假思索，就報了名，而且還很“主動”地幫我的大兒子也報上了。這件事，從事前的準備、開會、甚至人都到了緬甸，兒子還不時的“提醒”我，都是我的主意，他可從沒完全同意。一直到看見他在途中的微笑，即至回美國後，當別人問起短宣，他會回答 “It's good !” 我想，他應該不會再反對我當時的執著。

因為去短宣，並不是計劃周詳後才作的決定，所以等塵埃落定，才知道還是有不少問題要面對。但也因着自己少計劃一些，神就伸手替我多做一些，這個恩典，是到後來才越來越深地體會出來。禱告團隊知道有需要，沒停地為短宣禱告。牧師說，把具體需要寫在代禱卡吧。我一寫，寫了四張。

一是為我的工作：

我到三四月時，才確定要開始一個很大的項目，這個項目。上級給的時限是八月底一定要完成。短宣出發的時間剛好卡在八月初，正是項目最後的緊張階段，能不能如期完成，老闆會不會放人，我心里真是沒底。

二是為我去短宣要做的醫療服務禱告：

雖然我在台灣是持照醫生，但自從來到美國後，已經脫離臨床甚久，這次去緬甸給我的任務是醫療，還可能探訪當地的病人，自己究竟能不能勝任呢？更何況我對當地常見的疾病也不了解，所以面對這個任務，心中還是有不少的忒志不安。

三是為我的身體狀況禱告：

平常不出門，連待在家中，都不時會有暈旋的毛病。而我雖然是個旅行愛好者，但各種交通工具卻是我的罩門。記得第一次，全家搭遊輪度假，每個人都說船穩若平地，我卻一站起來就暈。什麼美食當前，一點也沒法享受，只能吃上暈車藥，成天躺在船艙里休息。這次去緬甸，得轉兩趟飛機到仰光，再搭一趟小飛機到曼德拉，然後是近六個小時的車程去臘戍，光用想的我都暈。不要到時候，不僅服事不了，反倒要被別人服侍。

四是為這次去短宣，不單單只是做事，更希望自己和兒子都能更多且更深地經歷神的同在。

代禱遞出，告訴自己要完全交托。

一點一滴地，機票、簽證，一個一個地落實下來。短宣之旅，也變得越加清晰起來。而日子是過得緊張而忙碌的.....

出發前一個禮拜，幾乎把全部的精力賣給了公司。每天不到七點就進公司，不到天黑離不開，就想在出發前能把大部份的事情做個段落，減少我不在公司近四個星期的時間可能出現的問題。而這個星期，我也得把最後的實驗完成，組里的人也跟着我沒天沒夜的。記得是7月19日(星期四)，晚上八點多了，我在處理這個實驗實里最重要的臨床數據，但發現數據里有些問題，而最糟糕的是，沒法通過最後的檢測，這便意味着可能整個計劃案失敗了，我的心頓時沉到谷底。驗室里還留了一個人在幫我做實驗，他來問我，要不要他留下來，幫我把實驗做完。我身心都已經極度勞累，而這人也是有妻有小的，不能讓人家也跟着自己折騰，便叫他趕緊回家了。我再留下來，處理一些資料，晚上九點半左右離開了公司。

車子滑開了公司的停車場，腦子卻停不下來，滿腦子的數據，一遍又一遍的想那裡出問題了，有沒有什麼其他可行的驗證方法。回想這三個月的時間，大大小小的問題不知處理了多少，前前後後共寫了一百多份的文件和記錄。在自己覺得應該沒問題了，卻出了最嚴重的問題。明明知道禱告小組沒停地為我的工作禱告，為什麼？車子駛進高速公路，音響此時播放“我願意”這首詩歌

.....  
多少不為人知的愁苦，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淚，  
我發現你知道，你全都知道。  
我願意，我願意，我願意，從你手中接收每個環境，  
我願意，我願意，我願意，這是我所需，是於我有益，  
我願意，我願意，我願意，交出自己，信任你美意，  
我願意，我願意，我願意，你永遠良善，全然是愛。  
.....

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。不是傷心失望，而是再次認定，相信主的同在。我不願意把這三個月來沒停過的曲曲折折歸咎于魔鬼的攻擊，若不是天父允許，我頭上的頭髮一根也不會掉落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我仔細地核對每一份數據，雖然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，但處理的方向慢慢地清楚了，我也有了初步的計劃。

7月21日，出發前兩天，休假的老闆回來了，我當然趕緊跟他報告情形，他果然特別激動，在他的質問中，深深感覺到他的着急。待他比較冷靜後，我拿出以前的實驗資料跟這次的對比給他看，並且提交我的解決方案，他不置可否，交代我召開緊急

會議。我照着他交代的去做。沒想到，沒過多久，他又來找我，告訴我上級主管已同意我提的方案，不要開會了，讓我直接跟公司里的臨床醫學部門主管合作。很好，又往前邁了一步，但沒想到下個問題又出現了。公司里的臨床醫學部門主管，一直要休假到七月底，而我兩天後就出發了，時間完全配合不上，怎麼辦？我發了幾封電子郵件，等待回音，而這件事一直到我出發前夕，仍沒有解決，我想，老闆此時放我休長假，心里不會是樂意的。

7月22日，出發前一晚，深夜11點多了，再過12個多小時，應該就上飛機了，可是行李卻完全還沒打包，我告訴自己，得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了，拿出兩個大箱，照着自己先前列的清單，趕緊往裡頭塞，重要的是別忘了短宣的資料、藥品、還有相機，其他的東西都不怕，缺的到北京再買。凌晨一點多了，我的腦袋再也沒法支配我的身體，我倒下休息了。明天的事(應該說今天了)明天再煩惱吧。

早上七點多醒來，馬不停蹄地把家裡的事，做出發前最後的盤點，然後又把公司要處理的東西，塞進手提行李箱。不知怎麼有這麼多的事，而時間卻飛得那麼快。陳暉10點多就特意從禱告會出來，要帶我們去BART，可我卻硬生生地讓她久等了近40分鐘，才終於能離開家，踏上旅途。

飛機馬上要起飛了，我還在候機室里跟公司的人在電話上，原本以為可以在上飛機前做完的事，卻因電腦的一些技術問題，一直連不上公司的系統，沒辦法，只好用電話遙控。兒子本來一直都在旁邊專心地打電玩，此時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告訴我空服員已經宣佈最後的登機指令，再不上去，門就要關了。我匆忙的把攤在椅子上的東西往包裡一塞，走！

這一走，一直到落地北京，才發現我把上連公司系統的網絡卡給落在舊金山的機場了。

在北京的日子，人整天昏昏沉沉的，原本調時差都沒有太大的問題我，不怎麼的，這次卻極端的困難。白天沒睡，撐到晚上11、12點才入睡，但最多也只能睡到凌晨3、4點，便睜着眼到天明。因為沒好好休息，整個人就像踏在雲里霧堆。原本離開美國前，打算在北京時加緊寫公司報告的雄心壯志，早就煙消雲散。反正連不上公司的系統，正好有充份的理由不用再煩惱公司的事了。一直到回美國上班後，才知道老板在這段時間內給我發了好幾封電郵，我既沒看到，也就沒憂慮了。我想神真是知道我的需要，特別是需要靜下來休息的需要，我只能讚嘆，公司的卡丟得好。

一直到要從北京出發前往仰光的前夕，才感覺時差調過來了，人也比較有精神了。明天即將踏上緬甸這個陌生的國家，心中還是挺興奮的。

飛機在雲中穿梭，天空是神的大畫布，他信手拈來，一片片，一塊塊的雲朵，成了最美的藝術品。我端着相機，在一聲聲快門聲中，把這些美景留在我永遠的記憶盒

里。飛機誤點了3個多小時，在經過10個多小時的飛行，終於着地仰光。當地的同工已在機場等候。後來才知道，緬甸還沒有在網上提供飛機着陸的及時訊息，接機的人得到機場才能知道飛機何時才能抵達，我這般誤點，真是難為他們了。

八月是緬甸的雨季，仰光剛下過雨，地上一片濕坭，天氣極其悶熱，而車子是沒有空調的，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，到了旅館。由於航班的銜接問題，我和兒子是最先到的一批。接機的人交代我明天早上八點來接我去機場接姜牧師和Andrew牧師，並告訴我另外的七個人可能到不了。我知道台灣有颱風過境，但當時沒有看到牧師發的電郵，所以並不清楚具體發生的情況。不過知道兩位牧師都能按時到，我像是吃了定心丸，也沒什麼好擔心了。

第二天在仰光機場，喜出望外地接了短宣隊所有的成員，人全到齊了，大家顯得都格外興奮，沒看出旅途的勞累。緊接着要轉國內線到曼德拉，傍晚到達後，在當地的學生中心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，緊接着就坐上車，開始往臘戍趕路。當晚夜宿眉苗，第二天一早，又繼續趕路。

知道我會暈車，大家都對我特別好，把前方的寶座讓給了我，我便和林阿姨一起坐在前頭司機旁。緬甸的方向盤是在右手邊，司機坐在右邊，但超車卻是從左手邊超，試想一下你的視野，你大概就可以想象每回超車有多刺激。山間鄉下的路，沒有什麼清楚的分界，而一路噴着灰煙的蝸牛卡車沒有停過，伴着此起彼落的喇叭聲，幾次峰迴路轉，驚心動魄，自不在話下。這一路聽到的喇叭聲，加起來猶勝美國住上十幾二十年聽到的總數。連站在馬路中間的狗都對喇叭聲充耳不聞，無動于衷，由此可見一般。

路途遙遠，我便和旁邊的林阿姨天南地北地聊個不停，短宣給了我們很好的機會，讓我們彼此能有更深的認識。林阿姨問起了我的工作，我說事情還在那，也知道問題還沒有解決，但不知怎的，想緊張都緊張不起來，我想這便是神的恩典，讓我的心能夠安定於天。一路上，這首詩歌一直在我的心中回響。

.....  
主，我相信你的應許，  
主，我相信你的愛，  
主，我相信你的真實，我相信於你。  
所以我來，為要愛你，  
所以我來，為要敬拜你，  
你在我身，作為可畏，我一生敬畏你。  
.....

沿途盡是山，是樹，不知道是不是雨季的關係，到處綠意盎然，常常轉個彎，一大片農田，或玉米田就映入眼簾。更不時有有牧童趕牛、趕羊，牛羊脖子上叮噠的銅鈴聲，夾雜着穿梭於載人運貨的卡車，包廂車之間的機動車聲，真是有古典與現代渾然組合的韻味。當然，其中有個不可不提的景象，就是沿路真是三步一小廟，五步一大廟，雖然旁邊的民舍可能極其破舊，甚至只可稱作茅舍，但廟可是金碧輝煌，建得一點都不含糊。

這一路，看風景，聊天，照相，再加上被車子拋過來，甩過去，倒是沒有暈車。當寫着緬文“臘戍歡迎你”的牌坊映在眼前，心情一下子輕鬆起來，中午時分，終於到了我們的目的地，恩慈之家。

原本已被牧師洗腦，準備來日五日，天天吃素的我們，意外的發現，餐桌上有雞，有魚，更少不了當地的野菜，還有令我嘴饞的辣椒，真是太豐盛了。我們當中，最興奮的就屬我兒子，他是基本上不碰蔬菜的人，來這次短宣，最讓他耿耿于懷於懷的便是沒肉吃，現在一下子見到肉，他的憂慮立即一掃而空。反倒是我覺得有點可惜了，少了一個給他訓練和突破的機會。

我們在那幾天，恩慈之家的人餐餐為我們準備不同的菜色，有一餐，我們甚至吃云南火鍋，是用那種中間燒炭的舊式火鍋，雞肉湯底，再配上不同的豆腐，野菜，至今回想起來，仍是意猶未盡，還想再吃。其中比較有當地特色的還有甕粟面餅(別擔心，沒有鴉片成份在裡頭)，另外就是米粉湯，有一點像云南的過橋米線，但夾着一點淡淡的酸味，在勞累之後，吃上一碗熱騰騰的湯粉，疲倦真是一掃而空。飯後還擺上各式個樣的水果，有些水果，象是山竹，蓮霧，在美國是吃不到的。

到達的當天午飯後，團隊便分開各組，有不同的服事。我跟醫護室的負責同工談了藥品的用法，也回答了她提的一些問題。中心里的藥品還算齊全，她的問題也不多，所以沒多久就講完了。之後我便坐到中庭，將我帶去的藥用中文寫上劑量和用法。這時查師母走來，說，來，我們去探訪附近的病人。抓上聽診器，就出發了。探訪的過程，讓我有機會接觸地方的老百姓，也能多了解當地的民情，真是不錯的經歷。這次短宣，有比較多的機會跟查師母行動，查師母是一個很熱情而大方的人，很有親和力，看着她，那麼自然的跟別人傳福音，抓着病人就讓他們來教會，聽耶穌的道，動不動就能來一篇即時的講道，我在她旁邊，時時感受到她那種毫不猶豫，毫不做作的激情，真是值得我學習。

這次短宣，雖然給我的任務是醫療，但不像其它的組員，有比較具體的行事表，我是到了當地見機行事。在做完第一天的服事後，我心想，我要成為隊里的閑人了，就負責照相吧。正想着呢，查牧師來了，說神學院的學生，有很多醫療常識方面的需要，讓我去跟他們講講。沒有特定的主題，我就讓他們把他們想問的問題提出來，結果整整寫滿了一白板，從青少年的生理常識，到各種他們現在，或者是親戚正

面臨大大小小的毛病，最後聊到各種癌症的預防和治療，原本給我一二個小時的時間，最後花了接近一整天。

自從辭別臨床，自己已漸漸淡忘醫生這個角色，但查師母每逢介紹，就喊我是台灣來的孫醫師，聽得我有些不習慣，也覺得挺不好意思的。但經過這幾天的歷練，自己漸漸活絡起來，當年在台灣鄉下作醫療服務的感覺，隱隱再現。我的母親對我沒留在台灣當醫生，跑到美國來過“苦日子”一直不是很釋懷。夜深人靜時，偶爾想起過去在醫院的日子，也曾反問自己，是不是浪費了自己所受的七年醫療訓練。但這次到緬甸這個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，深深感覺到宣教工場上醫療的需求。我想在神裡面，沒有什麼經歷是白白浪費的，雖然自己還不是很清楚確定未來的服事方向，但我相信，也祈求神的帶領，讓我一步步慢慢找到自己的定點。這算是短宣後給自己另一個新的挑戰吧。

來到恩慈之家，就不能不提提那裡的小孩，個個可愛，個個有禮貌。這麼一大家院子，住了小至五歲，大至十五、六歲，不下七八十個孩子，可是卻沒聽過他們爭吵的聲音。我看查牧師，查師母，或是同工們，好像也沒有整天盯着他們，或是不時耳提面命，但他們卻不僅從小學會照顧自己，也學會彼此照顧扶持。有一天，我信步走到廚房，見到四個大姐姐在洗碗，我問他們沒有其它小朋友來幫忙嗎？他們說，每天誰做什麼事，都是排好的，連最小的小弟弟，也得幫忙煮飯給所有的小朋友吃。我再笑問他們，如果煮的不好吃，你們會教他們怎麼煮嗎？他們一起回答我說，不會，我們都吃的。這就是彼此相愛的心了。說是讓我們的青少年到廚房幫忙洗碗，但最後卻一次也沒做到，實在是太優待我們這群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的青少年了。

再有一天傍晚，我到小男孩住的宿舍看看他們，見他們全圍在那打彈珠，好奇之下，我也加入他們的行列，重溫小時候的遊戲，他們告訴我玩法後，就讓我試試，看其它的小朋友一彈出去就能擊中目標，我的珠珠卻總是到處亂彈。他們輪流玩，不論彈的準不準，總是嘻笑成一團，沒見他們為了誰贏誰輸，爭得面紅耳赤。這時，順便讓他們教了我一句緬文的問候語 min-ga-lar-par (相當於你好的意思)，練了老半天，第二天見了小朋友就想一顯身手，可惜我向誰說，誰都是睜着眼，一臉茫然地望着我，可見我的發音有多不准。後來當我拜訪美航這個村落時，見了外國宣教士為當地翻譯的緬文聖經，不禁佩服萬分。這些宣教士，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住在那裡，學當地的語文，然後幫助當地人翻譯聖經。他們為神的付出，豈是我們這蜻蜓點水般的短宣所能相比的。

這次的短宣，我們也有不少機會參觀附近的事工，拜訪附近的村落。越走心就越激動。是的，他們的生活條件的確很辛苦，甚至為了水源，村落彼此之間還會相爭，但神卻深深地看顧那裡的每一個事工，每一個老師，每一個小孩。孤兒院傳出來小孩的歌聲“輕輕聽，我要輕輕聽，我要側耳聽我主聲音。輕輕聽，他在輕輕聽，我的

牧人認得我聲音.....”還繚繞於耳，我的心仍久久不能平息。心靈的富足遠勝物質的豐富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讚美，再讚美！

我們的這群青少年，在Andrew牧師的號召及帶領下，跟當地的小孩，真是打成一片。因為Andrew太沒有牧師架子了，有時我都會一不小心，彷彿把他當成另一個“大一點”的youth。我的兒子，因為是youth里唯一的男生，又是年紀最小的，真的就黏在Andrew牧師邊，跟長跟短。雖然Andrew牧師還年輕，但講起聖經可是有一套。每天的晨更，我的兒子都要笑着提醒他，晨更的時間是15分鐘，不是40幾分鐘，但每次都停不下來，最後都只能邊吃早餐，邊查經。為了我的兒子有這麼一個難得的機會，能專心聽神的話，我從心裡真的很感謝Andrew牧師。傍晚時分，吃過晚飯，靜靜地看着我們這群青少年圍在Andrew牧師邊，聽他輕輕彈着吉它，我也不禁陶然忘我了。這次青少年有這麼一段時間近距離的跟Andrew牧師在一起，相處和服事，不能不說是一種祝福。

一個禮拜飛快而逝，終於要到離別的時刻了。對於這片地，這裡的小孩，心裡揚起了一份難捨難分的牽掛。

回到了仰光，送走了所有的隊員，又剩下我和兒子了，這時開始有那種歸心似箭的感覺。小兒子被我扔在北京一個多禮拜，想念極了。剩下的這一天，請了當地的同工帶我們到附近走走，算是仰光一日遊。緬甸就像云南一樣，是由很多少數民族組成的。我們參觀了他們的民俗村，了解了不少文化。午飯後開始拜佛(哈哈，是以文化之心，並藝術的角度來看的)，到了緬甸，如果沒看上幾個pagoda，尤其是當地最有名的Shwedagon Pagoda 和臥佛，怎能說到過仰光呢？！

我們參觀的臥佛，是緬甸國家里，幾個有名的臥佛之一。我們到的時候，大雨滂沱，進大廳的時候，還得把濕答答的鞋子脫下。只見善男信女，有的打坐，有的鋪上毯子，就像我們到公園野餐一樣，零零落落，但也坐滿了一地。整個臥佛橫跨大廳，足足有一，二個籃球場那麼大。我笑着跟兒子說，還好我們的神不是整天躺着讓人供奉，否則信的就白信了。

在仰光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。我留了一個皮箱在當地的同工家里，是準備回程時再拿的，原本說好是離開仰光前一天，早上參觀前送給我，後來又改成晚上八點半說好送來旅館，但一直等到晚上快九點了，還不見蹤跡。第二天一早要上飛機，還等着這個包要打行李，不禁就唸叨起來。躺在床上看奧運的兒子，突然說，“Mom, you should pray. Don't you learn the lesson these days?”

(你要禱告，難道這幾天來，你還沒學會這個功課嗎?)沒想到我這平日對信仰弔兒郎當的兒子，經過這幾天短宣隊的熏陶，大有長進，居然一語叫醒夢中人。於是我們關上電視，兒子為我能拿到皮箱，做了一個簡短的禱告。禱告完後，我開始整理行李，沒想到晚上10點多，該是睡覺的時間了，房間的電話卻出乎意外地響了，兩位

同工伴隨傳道的太太，專程到旅館給我送箱子來了。也因這個晚上的造訪，讓我有機會認識傳道的夫人，還能聊聊，也不啻是個意外的收穫。

離開仰光，短宣算是畫上了句點。但神的作為和恩典還延續着……

回到美國，第一個要面對的麻煩事，就是離開美國前，我在公司的項目留下的一股爛攤子。第一天回到公司後，才知道，不只原來有的，還加上我不在的這段時間，新增的問題。這些新增的問題，成了我的見面禮，真是雪上加霜。距離提交項目成果的期限，只剩下兩個星期，而老闆發話，沒什麼說的，得照原定的時間表完成。顧不上什麼調時差了，只能快馬加鞭往前衝。雖然有時差，但腦袋卻特別地清晰，這段哈巴谷書里的經文“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腳快如牧鹿的蹄，又使我穩行在高處”不斷在我的心中安慰並激勵我。這兩個禮拜的時間，神幫助我過關斬將，把面臨的每一個問題擺平，更讓每一個閱讀我項目終結報告的人，都能同心，意見一致，就在項目期限的最後一天下午三點多鐘，我的報告核准，項目成功按時完成。我們的神真是太棒了。

除了能把公司的事按時解決外，最讓我驚訝的還在後頭。學校開學沒多久，大兒子要畫一份介紹自己的圖，讓老師和同學能認識彼此。這張圖的構圖是像這樣的：一個大圓圈裡面有一個小圓，然後在兩個圓圈中間再分隔四個等分。兒子得畫五個跟自己有關的特質或特長，一個畫在中間的圓圈里，其他四個畫在中間圓圈外圍的四個格子里。那天正在煮飯，兒子跑來對問我，說他想了四個，但還差一個，問我有什麼建議。他順口說，他寫自己是Christian(基督徒)，還有其它等等。我聽了先是一驚，心中暗暗的第一個反應居然是，在公立學校儘量不要太帶宗教色彩，但我沒說出口，馬上轉念一想，兒子有心，我怎能扯他後腿？這是好事一樁。晚上瞄了他的作業一眼，着實讓我吃了一驚，沒料到，兒子畫了個十字架在中間的小圓圈，然後把關乎他的其他四個特質或特長圍着中間的圈，畫在週圍。哈列路亞！若不是神在他裡面動工，他豈能這樣來描述自己。經歷了這次的短宣，我確信神已經把一粒小小的種子埋在他的心裡，我期待看到有一天，這棵種子發芽結果！

原本要參加短宣，是想在神國的服事里，能做點事，希望自己不要“坐”一輩子的基督徒。及至邁出一步，才深深體會到，神根本不需要我替他做什麼，他的手早已鋪蓋全地。他要我出去，更多的是因為愛我，要我嘗嘗與他同工的滋味，並且在不聲不息中，全然成就了我每一個禱告(更謝謝眾多姐妹弟兄沒有停止的代禱)。這趟短短的旅程，每一片的土地，每一個孩子的微笑，每一個在為神默默擺上自己生命的人，讓我有幸在地上就能先嘗一點在天堂的滋味。我還能用言語說什麼呢？只能說這是一趟“恩典之旅”！